

鄆陵文獻志

鄆陵文獻志卷九

鄆陵蘇源生菊邨纂

土地志六

風俗

總論

開封府志士樸專詩書民淳重稼穡士知大義好通
聲氣 劉志漢書曰潁川本夏禹之國夏人尚忠其
弊鄙樸又曰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
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遴爭訟生分爲失韓延壽爲太
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迨入我國朝治

文獻志

卷九

一

隆俗媿河南通志云羣處有義婚喪有助士專詩書
民重稼穡是已近年乃有不然者蓋成化以前民風
尚淳鮮知興訟俗崇儉約筵會無珍異之設今則好
訟爲開封諸屬最婚筵喪奠爭尙侈靡廣招親朋以
哀儀物甚至限錢幣之數以計豐嗇飭廚召樂以賞
費相高有喪之家僧道兼用倡優雜進雖朝廷欽禁
奢侈士大夫奉行矯正而猶不能盡變其大者輕骨
肉而重結拜喜析爨而厭同居信師巫而尙淫祀賈
區比鱗田多荒穢子弟出入裘馬紛華已類隆漢之
風漸淪申韓之習善乎班固之言曰繫水土之風氣

故謂之風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茲欲侈易尙賴
樞機敢附名言期返忠樸 明劉劬真率會誠略曰
斯會斯名實維司馬文正公是師公之行無不可對
人語者誠而已矣後世不知誠爲何物今安能保斯
會之實之不爽乎夫聯族姓之異以爲好而動必式
古信美矣然或不惟其心惟其迹彌文踰質飾譽於
外正今日不誠之一誠也能免於是否歟傳日久要
不忘平生之言如進諭諭以相與退未幾而誠訛者
至焉甚至利在則疎者親寵失則親者疎翻覆如賈
豎子之交於市者可不誠哉繫居嘗號讀書士幽獨

文獻志

卷九

二

無戒懼功對衆不免於矜持或燕過三爵輒昏然失
度長譎滋僻難矣哉其或善不虛受過則吝改自棄
於道自遂其非者此誠尤聖賢之所喫緊不善可惡
也抑或有特立負俗見擯於鄉評斯其人不可不察
否則詭隨者其有合乎周恤善行也然君子視義可
否焉苟舍窮乏而私所識傷惠泥仁未盡善也佛老
教熾士大夫且妄宗之於里巷乎何誅故有糜財以
崇其宮食其徒凡子孫喪厥祖考舍禮教而信輪迴
以徼必無之福是則矯誣之尤者諸子無乃是惑與
動不以正惟士之耻使吾宰成武城之政諸子當厲

澹臺之節其或請謁公門假道諂諛失己且撓法其
爲人汗介何如也之八者一或弗誠非誠矣司馬公
以誠爲終身行之格訓明徵豈欺吾者諸子之嘉遯
方助余導俗其未仕之彥又將與有政教之責而咸
讓余一日長者於斯會也必曰司馬公之訓具在其
勿嫌余誠而以老諄忽諸 梁廷枻曰按舊志風俗
追美成化以前憤惋成化以後竊有疑焉夫成化時
已習於囂薄奢侈矣然吾觀萬厯末年人文俗尙端
慤質樸所謂士相與言仁義於閒晏農相與謀稼穡
於田野庶幾見之豈風氣之在天下也時漓時湮如

文獻志

卷九

三

波流淪漣或清而或濁與及讀蘇明允族譜亭記乃
知風移俗易自漓而湮自湮而漓一方之望人者其
倡導爲甚捷也蓋至天啟以後而邑之風氣大變矣
卽明允之論一覆按之骨肉之恩薄其由所謂逐兄
之遺孤而不恤與孝弟之行缺其由所謂多取先人
貲田而欺其諸孤子與禮讓之節廢其由所謂爲其
諸孤所讎訟與嫡庶之別混其由所謂以妾加其妻
與閨門之訓衰其由所謂篤於聲色謹譁不嚴與廉
耻之路塞其由所謂黷財無厭惟富爲賢與嗚呼其
輿馬赫奕足以蕩惑里巷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

縣其矯詐修飾足以欺罔流輩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禮義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兼業專利者爲雄傑飾變詐爲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閒而風俗敗壞極矣以聞若彼以見若此古今人不甚相遠殆謂是與至於婚筵喪奠邑俗居奢儉之中惟是殘燬之後仍欲踵熙洽之盛此不可以爲訓用載名言取國奢示儉之義是亦倡導者之一機也 韓程愈曰班固漢書載潁川韓都士有申不害韓非刻害餘烈而河南總志又云潁川本夏禹之國夏人尙忠其弊鄙樸故

文獻志

卷九

四

其民羣處有義婚喪有助士專詩書民重稼穡夫豈古今互異傳之不同歟往者聞諸父老云鄉先生陳公棐以嘉靖乙未進士厯官甘肅巡撫都御史好學能文章以孝友自命兄弟四人同室而爨室之男婦少長其衣服飲食無有小異卽仕宦之囊一無所私舊居邑西門內第宅宏濶中四分之兄弟各得其一壯麗整齊略無分別其他田產品物率無重輕棐死其子弟守其教無敢有忿爭之者後百二十年則有常公錫允允以順治戊子舉人任工部郎中改侍御史父爲戶部侍郎常公自裕久於官其奉祿所入甚

侈有子四人錫允自謂仕宦所入足以自給輒於父所遺貲業悉讓與舅弟而無所取先有封尚書梁公克從中萬厯戊戌進士累官太常寺少卿家居省約一狐裘三十年嘗置義田一百畝以供烝嘗其粢盛之餘卽以贍給宗族喪葬之不及者今六十年其姪孫梁公熙封御史廷拭之子雲南道御史克順之孫以順治乙未進士任陝西道御史謙恭樸誠小心翼翼有堂叔廷掄病故不能具棺殮熙往哭之而治其喪於凡祭葬之事無不如禮而經費所出未嘗令掄之子與聞也嗚呼棐倡於前錫允承於後克從施於

文獻志

卷九

五

烝嘗熙則厚於叔姪後先輝映有光簡策誰謂刻害餘烈能如是哉 吳志鄔昔爲聲名文物之區百年以來風流銷歇皆緣讀書者少而求利者多也幸民風尙淳得賢父兄以時教養猶可以爲善

禮儀

蒙按鄔陵冠禮久廢不行昏禮通媒妁納采請期及期親迎歸男女交拜三日廟見次日婿偕至婦家拜謝 吳志婚娶奢儉不等惟貧家無力每多養媳必女大而男小常有長五六歲者蓋取其早能料理家事也 蘇正敏曰親初死訃告姻戚設棺於庭或設

於寢俟有服者咸至始殮焉棺木以栢爲上楸次之殮畢以布作結曰魂帛比四日行成服禮延親友之在膠庠者爲禮相祭品則稱家之有無不作佛事邇來豐富之家閒有用之者然非俗之所尙也葬期有三七五七或乘清明中元下元等節有故則否至期延賓致祭如成服時題木主聘鄉官或學師及親族之有年德者爲之祀厚土亦然冥器貧富各稱其家虞祭廢不行葬後三日攜眷屬至墓哭祭謂之圓墓時祭則正月初三清明中元下元並各忌日或於墓次或於主前其立祠堂者闔邑不過數姓蓋緣貧富不齊糾致非易耳

歲時

蒙按鄆陵歲時風俗最重元旦前期釀酒屠牲多設餅糈卽寡人亦盡力爲具至期雞鳴櫛盥陳酒脯拜天祀先祖登堂爲尊長壽平旦謁神祠親識交相賀七日起火神元霄釀錢然燈供神或雜設爆竹火樹讌集爲歡十六日戲遊蹴踘走馬簫鼓雜陳歌聲如沸士女縱觀登城竟夕不寐清明插柳培墓土設祭野哭相聞端午佩艾以角黍相餽遺侑以香物懸艾虎取雄黃塗小兒耳鼻以辟蟲毒繫綵線於項及手

足以爲厭勝六月六日曝衣合醬造麴中秋餽月餅
瓜果爲酒肴飛觴玩月重九之節不甚重而亦以飲
酒爲期冬至作餠食臘月初八日雜粟菽諸果爲粥
二十三日夜祀竈二十四日掃舍宇除夕易門神桃
符修改歲之儀是月也多嫁娶

農事

梁廷拭曰邑俗從來不善貿易自酒肆菜傭外凡坐
列販賣操其奇贏居貨待價者皆四方客賈也邑民
顧皆取倍稱之息耳故無問巨室名族編戶齊民一
皆以南畝爲本業然田寡者身自耕耘稍多卽不能

文獻志

卷九

七

不傭代耕衣冠之家更不能手自操作矣傭耕者俗
名爲把牛凡旣種旣戒耒耜錢鏹之費皆田主自爲
經營而把牛止曰勞力逮收穫時夏麥二八分秋禾
三七分此固多歷年所而不變者大亂之後尊卑混
淆法紀廢弛且田主避亂遠出彼有力者耕無主之
田爲衣食資而有餘閒或附椎埋掩掠之徒不難以
財自潤其男若婦視襍餽有傲然不屑意反唇
相稽立而諍語田主受辱者比比矣巨室名族猶得
稍繩以法編戶齊民至特設豐筵飲以酒肉婉語哀
懇彼或睨笑而姑諾不去者爲幸所以田不獲盡闢

闢而復歸於荒者職此故也其情事似微而關於民生國用甚鉅幸賴呂孫兩公嚴懲明諭今稍稍隱忍強就役不然掉臂四散田主惟有束手坐視而已其何以糊口而完賦稅哉 吳志田土無水利旱則不能種植潦則水無洩處致傷禾稼皆緣愚民愛惜土地祇顧目前不肯多開溝渠耳

服食

吳志衣服儉樸雖紳士亦皆布素民間男婦率多左襟與南方異惟於燕飲不吝惜城市酒館十數處山珍海錯咄嗟而辦 蒙按縣人一日三食食品有白

文獻志

卷九

八

麪條雜麪條麪湯糊塗餛飩食薄饅油饅蒸饅包子米

飯

稠者日飯米湯

稀者日湯

菜品有豆腐嬾豆腐豆腐乾豆腐

皮竹筴粉皮粉條其餘則園蔬而已常膳之外有油

餛油糕油角燒餅棗糕涼粉酒有燒酒有蒸酒有黃

酒若紹興酒則非讌貴客不用油有蔴油

以芝蔴為之菜

油

以菜子為之

紅花油

以紅花子為子

鹽由長蘆商人販運城內

設總店一所鄉鎮設子店數十所 蒙按鄆陵土薄

水淺掘井甚易掘成螿之以磚灌溉飲浴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惟城內水多苦以居民稠密漸漬穢汚也

城外則皆甘泉矣

蒙按縣境供爨之屬有四曰煤

曰炭曰木曰草煤產密縣炭產新鄭或資販運或縣民自往採買木則取雜木之無用者以斧劈之名曰劈柴草則秫稗麥稽豆稽黍稷芝蔴稽之屬也此外若穀草以飼騾馬黃蓆草以蓋屋宇不作爨用

室器

蒙按鄆陵屋宇取材楊槐榆爲上柳棟爲下屋制四圍皆牆惟大廳用格扇有柱餘皆一門兩窗而已草屋用黃蓆草及麥稗苫蓋取材省而成功易曰用器物曰櫃曰棹曰橙曰椅曰牀曰蓆曰箔曰筐曰莒皆本邑人爲之鐵器則自河內清化鎮來磁器自南陽舍旗店來雜貨自淮甯周家口來

文獻志

卷九

九

稱謂

蒙按邑人稱父曰爹母曰孃父妾曰媽音姥讀若祖馬平聲曰爺祖母曰奶奶兄曰哥弟曰兄弟伯曰大爺伯母曰大孃叔曰叔叔母曰孀子妻曰媳婦又曰家裏子曰兒子妻曰兒媳婦孫曰孫子孫妻曰孫子媳婦姪曰姪子姪妻曰姪兒媳婦女曰閨女其婿曰姐夫父之姊妹曰姑其婿曰姑夫祖之姊妹曰媾奶奶其婿曰姑爺姊曰姐姐其婿曰姐夫妹曰妹子其婿曰妹夫婿呼妻父曰爹亦曰外父妻之母曰孃亦曰外母

妻之兄曰哥亦曰大舅妻之弟曰兄弟亦曰小舅餘
隨妻稱妻之姊妹曰姨其婿曰姐夫亦曰連襟母之
父曰老爺母之母曰老孃母之兄弟曰舅妻曰衿子
母之姊妹曰姨其婿曰姨夫女之子曰外甥女之女
曰外甥女姊妹之子亦如之夫之父曰爹亦曰公公
夫之母曰孃亦曰婆子夫之兄曰大伯弟曰小叔弟
子稱師曰老師亦曰先生

集會

蒙按邑境市集甚多在城爲城內集正南馬欄鎮集
韓營集望田集陶城集東南屯溝集張橋集牛家集

文獻志

卷九

十

西南順羊集常村集葛村集朱店集義女店集正西
漆井集城隍店集伍子集黃龍店集正北彭祖店集
鳳凰岡集西北謝坊集東北馬坊集丁橋集惟在城
日日集餘皆閒日集集之日附近居民持物交易諧
價平值市僧主之 吳志城鄉之有會猶江浙之有
集閩廣之有墟也二月初一二日北關有文昌會初
四日馬坊會十八日南街有塵淨庵會三月十五日
有城隍會十八日有馬欄鎮會二十日西關有插花
會二十八日東關有泰山廟會四月初四日漆井有
文範廟會初八日有鳳凰岡會二十日西關有農器

會五月初四日有丁家橋會十五日有城隍廟會六月十五日有彪岡會二十三日有夏布會九月二十五日有義女店會十月初一日有彭祖店會在城四街會十五日有張橋會十一月十八日有張橋輪堡會十二月初一日有在城四街會男婦駢闐街衢充塞靜坐一室但聞人聲矣

訟獄

汪爲熹曰予初蒞邑命案甚多或好勇鬪戮或輕生自縊甚至除夕杯酌一言不合便短兵相接拋命不顧更深擊鼓立求相驗者予甚憫之明年春率闔署

文獻志

卷九

七

齋戒城鄉斷屠作疏告於城隍之神自後命案漸稀神前每有禱告祈晴祈雨爲民請命無不響應如呼吸之相通者不可枚舉 吳志兩家涉訟大約理曲者先控蓋醇謹之人懼見官長奸黠者卽以此挾持之且言吾作原告官長必以我爲理直不知曲者斷不能直也又老成行事俱從厚道少年儇薄未免翻覆往往有父兄交易於前各出情願而子弟興訟者然必待父兄及居閒之人已死而後敢動蓋恃其無證據也幸此地無訟師不至別生枝節故易於訊結

